



明文海卷一百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說庚

候氣說

夫候氣之法起于唐堯命官治曆允釐庶績后世持論者無慮數十家濫觴于呂氏淮南流行于列歆京房班馬而潰裂于李照胡瑗范鎮房庶之流其言人之殊其語法者十同其二三其語律者十異其八九愚以為法以代殊雖不盡合然規制不甚相遠也乃其律一繆即

有法安施夫班固司馬彪著漢書志律曆灑灑數百千
言大都祖構列歆宗房語不敢自創一見後世候氣者
犹若奉功令而趨今考其法密室中以水為案置十二
律管各其方實以葭灰戾以綫穀十氣至則一律飛灰
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独本律應何也
或謂短長至數冥契造化或謂支干方位相感召統非
定論也盖漢書亦得其畧耳開元中遣毛奭蔡子元于
晋明寺以右法候之有初八月即應有至中下旬始應
者有灰飛出數夜而盡有終一月總飛無幾者高祖卒

以詰牛弘曰灰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灰不出
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
其君暴夫臣縱君暴其政不平寧月異哉乃十二律於
一歲內應並不同則何舛也要之氣機有早晚灰出有
多少其理固有然者夫古之聖人制為十二管以候十
二氣而十二長之音所從出焉以十二管較之惟黃鍾
為最長惟應鐘為最短以林鍾比于黃鍾則短其三分
之一以太簇比之林鍾則長其三分之一其他或長短
皆上下於三分之一之數時惟冬至陽氣距地九寸而

止惟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應焉正月陽氣距地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太簇一律應焉如醫者以鍼徹其經絡則氣隨鍼而出矣然必先密其室令地極平以木案間之實土案上調度得宜以水平則概然後律其可使無疎密之患此候氣之法百世不易也夫候氣以律造律以黍李照胡瑗房庶之說類累黍以求律議者謂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則太短彼以尺生律不合古法

房庶盡闕其說而欲以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之數以為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不知空徑三分之管非從非橫則何以為分乎此馬端臨力辨其非是未為無見也或者尤謂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累黍之造律考古籍不少槩見惟國語載伶州鳩答問律稱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以漢制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累黍以為律也愚以為數者既相表裏必毫髮不爽始能相通可以律而起度

量衡亦可因度量衡而知律則累黍之法又焉得而廢之嘗考郭守敬所置太院景表尺比市尺僅八寸許以黑黍揀其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重五錢以九十粒累之命為九寸與表尺合又截竹為管長同黍寸其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吹之其聲與人之最下一聲合是為黃鐘之聲判官之法其得之矣然未易言也後齊有仰現音色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灰已應又為輪扇二十四塊地中以則二十四氣一感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候氣之法信在人哉

在人哉

大宴禮說

瞿九思

象成之樂似但可施於宗廟似不可施於朝會何者施於朝會則皇帝皆當避席今制朝會罷臨濠諸曲勿奏罷之誠是也然承應隊舞尚名百戲夫前代散樂必若漢朝會用巴渝都盧漫衍碣極魚龍角觝海中魁礪之屬然後謂之百戲必若唐朝會用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劍竿木戲馬鬪雞之屬然後謂之百戲必若宋朝會用毬劍透劍踏毬踏躡拗腰筋斗彈丸銃瓶藏挾踏索

門飛雜旋之屬然後謂之百戲今採蓮隊子朝聖隊舞
魚躍于淵賓鴻翱翔即其名稍異三舞然疾徐俯仰大
率無不雅正皆所以昭盛德象成功恐不得謂之百戲
也夫殿陛何地也朝會何事也而勝國朝會樂乃至塗
孔雀明王之象乃至塗毗沙龍王之象乃至塗飛天夜
叉之象乃至塗菩薩之象乃至塗霸王之象乃至塗烏
鴉之象此何說也且婦人女子安可造殿庭乃勝國朝
會樂其樂音王隊至用婦奴五十九人壽星隊至用婦
奴五十九人禮樂隊至用婦奴五十九人或冠展角幘

頭或冠唐帽或冠玉女冠或鳳翹鶴髦嬌歌舞媚於殿
廷之上此何說也夫勝國愚無道也至如宋朝會樂初
亦用女弟子隊其一曰菩薩蛮其二曰感化樂其三曰
拋毬樂其四曰佳人採牡丹其五曰拂霓裳其六曰採蓮
其七曰鳳迎樂其八曰菩薩獻香其九曰採雲仙其十
曰打毬樂此皆何說藝祖亦英主誠不意彼其詒謀乃
令至是則又不若唐陳慶善永安大定上元聖壽諸樂
猶不至藝媒謬妄之甚也今制朝會樂間以百戲蓋
謂純用雅樂恐調雅則抃儻之意易揚禮嚴則臣主之

情弗洽故採蓮之隊即做采菽之詩為之百花之隊即
做伐木有臺之詩為之魚躍于淵之隊即做魚麗嘉魚
之詩為之賓鴻翔翔之隊即做鹿鳴桑扈之詩為之八
蛮獻寶之隊即做菁莪所謂錫我百朋之詩為之纓鞭
德勝之隊即做蓼蕭所謂其德不爽俸革冲之之詩為
之功臣慶頌之隊即做彤弓之詩為之天子燕有鼓腹功諸侯
謳歌之隊即做南山有臺所謂民之父母湛露所謂莫
不令德之詩為之曷嘗不與雲門咸池相為出入然論
者以為其詞有一二微不雅馴者則莫若悉為釐正愚

謂樂以象成舞祖考之樂于殿陛令子孫臣庶坐而現
之則不可若以人主所自致之成功象為之樂令舞于
殿陛則無不可請自今大燕饗其二奏平定天下舞四
奏撫安四夷之舞六奏車書會同之舞八奏天命有德
之舞九奏表正萬邦之舞皆仍舊而教坊承應諸樂則
盡易之以近事如今茲大宴即收六七年間河道成雨
暘若穡事登德星見捨力朝火落道上蛮死哮拜誅朝
鮮復島夷竄丁改平緬甸捷為承應之樂而皆錫之以
嘉名似無不可若謂以近事為樂恐舞師入群臣必當

明文海 卷一百七 六
避席於群臣弗便然高皇帝奏舞起臨濠諸曲時當其
時殿陛下諸臣何如也

聖人制樂裁成天地鳥獸魚鱉昆蟲草木說瞿九思

至哉聖人之作樂也聖人見天地有中氣有中聲而吾
人往、非不及即太過不能得中且聖人豈惟欲盡人
性其彌綸參贊意必使飛潛動植之物性皆盡然後聖
性始盡而此飛潛動植其性既未必盡皆得中而又皆
屬於物不可以馴而致於是乃一卒託之於樂取其土
為磬為塤為缶此欲以盡土之性取其金為鐘為鑪為

鑄為鐸為鐸此欲以盡金之性取其木為簫管為箎箏
為柷敔此欲以盡木之性取其匏為笙簧此欲以盡草
之性琴瑟笙簫必象鳳此欲以盡鳥之性敔必象虎此
欲以盡獸之性笛必象龍此欲以象鱗之性盈天地間
凡賦有形質若天者奮者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以
脰鳴者以注鳴者以傍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
鳴者若外骨內骨卻行反行連行紆行如考工記所載
不知凡幾聖人豈能一一取之惟取之一鳳為簫一虎
為敔被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鳥獸之性命

自正惟取之一竹為管一匏為笙一木為祝被之中和律呂以吹之擊之而天下草木之性命自正特水火有形無質聖人無它竒策可施裁成然八音非水火莫能就即聖樂所裁成亦曷嘗未裁及水火哉且日月雲雷佐天為政皆聖人所嚴事而及其作樂乃至以其象制為器或以其象繪於器此豈得已聖人亦欲借天道以扶掖元聲元氣即聖人亦豈不憂彗孛飛流暈珥冠璫之足以妨我太和而一切欲以裁成施之今其樂堂上歌堂下舞則已盡乎人或取之鳥獸或取之草木或取

之金木土則已盡乎物而推其究又至以日月雲雷為藻飾則已盡乎天聖人曰彼草木即無知彼鳥獸即塊然一物吾業已被之律彼其音惡得不正及其一搏拊以吹擊而出于鳥獸草木殘質者無不中宮商而諧韶護聖人又將曰彼塊然無知者犹若是而又何況於人則豈不為交相正之雅道乎哉夫盈天地間氣而已矣既有氣斯有聲吾秉此氣天地萬物亦秉此氣是天地萬物固時、與我交亦時、與天地萬物交天地與萬物與我固交相渾融為一氣一聲者也天地無戾氣無

淫聲第恐人以戾氣淫聲相為感召即天地亦未必太和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其机在於心而裁成輔相則亦在於氣正則音正音正則天地之和應之不然聖人設教何不

器九

里少傳子心福必曰某編鐘磬幾尺幾寸某鐘甬

鏡几寸幾分某琴瑟絃幾十幾絲其律幾十幾黍以某

象天以象地而徒區又于此聲音象數之末為哉夫

樂最神而禮則滯故樂記謂禮從地而樂從天何者方其陳樂於堂簫則鳳也故則虎也琴則木也石則土也

皆可得而辨也及其既奏則絲竹金石合為一聲草木鳥獸合為一物察之而莫得其端辨之而莫得其跡然後知天下之最渾融者莫過於聲音聖人欲渾天地坐明草木鳥獸為一骸而莫得其策於是一舉而收之于樂彼簫非真鳳也遂非真龍也故非真虎也犹可言也盖至琴瑟而忍於揉按昆蟲之蠶於舞而忍於拔摘飛鳥之翟於執鼓而忍於搏擊走獸之牛魚鱉之龜而聖人亦不謂傷害惻隱者亦惟其并色者大而必如此方愈足以成就聖人之仁况日月雲雷在天鳥獸魚鱉昆

淫聲第恐人以戾氣淫聲相為感召即天地亦未必太和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其机在於心而裁成輔相則亦在於氣正則音正音正則天地之和應之不然聖人設教何不但以樂求端於心乃必曰某編鐘磬幾尺幾寸某鐘甬鏡几寸幾分某琴瑟絃幾十幾絲其律幾十幾黍以某象天以某象地而徒區又于此聲音象數之末為哉夫樂最神而禮則滯故樂記謂禮從地而樂從天何者方其陳樂於堂簫則鳳也故則虎也琴則木也石則土也

皆可得而辨也及其既奏則絲竹金石合為一聲草木鳥獸合為一物察之而莫得其端辨之而莫得其跡然後知天下之最渾融者莫過於聲音聖人欲渾天地坐明草木鳥獸為一軌而莫得其策於是一舉而收之于樂彼簫非真鳳也遂非真龍也故非真虎也犹可言也蓋至琴瑟而忍於揉按昆蟲之蠶於舞而忍於拔摘飛鳥之翟於鞀鼓而忍於搏擊走獸之牛魚鱉之龜而聖人亦不謂傷害惻隱者亦惟其并色者大而必如此方愈足以成就聖人之仁况日月雲雷在天鳥獸魚鱉昆

蟲草木在地皆散在四方與聖人頗相隔越而聖人乃借樂以一舉而盡收於堂上堂下使吾得時以與天地萬物相為茂對相為感通是聖人此并色宇宙之一念既以植為樂本又安得不仁覆天下令太和元氣長在聖人宇宙間也哉

定律不必候氣說 瞿九思

前前更云候氣之法置十二律管黃鍾則九寸大呂則八寸三分竒太簇則八寸夾鍾則七寸四分竒姑洗則七寸一分仲呂則六寸五分竒蕤賓則六寸二分竒林鍾

則六寸夷則五寸五分竒南呂則五寸三分無射則四寸八分竒應鍾則四寸六分竒於一密室各從其方位斜埋地中令上與地平以葭灰實管中以羅縠覆其上每歲十二月應律灰飛而他律灰皆不飛候氣說亦未嘗不是顧獨疑禮記月令言孟冬之月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孟春之月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矣夫天地之氣如必應葭管而得則當其節候未交氣應未至時彼上騰下降者果屬何物豈氣應者一氣而騰降者又一氣者耶此其可疑者一夫所謂其律幾寸

幾分某律幾寸幾分必無論地之高卑地之燥濕而所
在去地面皆幾寸幾分方可為某律幾寸幾分也今天
下之大勢西北則處高東南則處下即撮土之區方寸
之地固亦有此卑而彼則高非可以一律例論者彼按
月所應氣能在去地面皆幾寸幾分耶夫水氣也候
消長則氣可知然亦有此未落而彼已消草木氣也候
榮瘁則氣可知然亦有此未彫而彼已斂何者地不同
故也地有高卑土有疏密即氣應亦宜有蚤晚先後安
得此按月所應之氣東西南北皆恰好去地面幾寸幾

分畧無短長耶此其可疑者二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
陽漢志既云天子於前殿候氣則凡候氣必於長安洛
陽無疑此長安洛陽地安見其遂可為天地準則而於
此候氣能毫髮不爽耶此其可疑者三夫造化既有升
必有降必如候氣之說是天地之氣獨有升而無降耶
此其可疑者四春分之後草木敷榮或陽氣已出地無
餘矣然則姑洗仲呂諸管又將安施耶此其可疑者五
夫仲呂乃四月之律而漢史謂仲呂其長凡六寸五分
八釐有奇豈有時至四月其陽氣尚猶然在地去地面

尚六寸五分有奇者耶此其可疑者六若陽氣當四月尚去地六寸五分然則二月三月四月此發育萬物者果何物耶此其可疑者七彼謂冬至之氣去地面九寸大寒之氣去地面八寸三分雨水之氣去地面八寸春分之氣去地面七寸四分穀雨之氣去地面七寸一分小滿之氣去地面六寸五分是每一月陽氣所升多不至七分少不過三分今四月小滿去地面六寸五分有奇則夏至而後陰已漸長陽必漸消陽氣又寧有出地之時豈陽氣獨當潛伏於地中更不必發揚於地上也

耶此其可疑者八夫冬至則陽生凡冬至以後上升者必陽氣也夏至則陰生凡夏至以後上升者必陰氣也蕤賓乃五月之律也今其說謂蕤賓之管長六寸二分八釐此必謂夏至之氣去地面六寸二分八釐不知此去地面六寸二分八釐者果陰氣耶若夏至所升為陽氣則自夏至以至大雪亦必皆陽氣天地間有陽必有陰今乃一歲十二月獨升陽不升陰有是理耶此其可疑者九若四月小滿去地面六寸五分八釐者為陽氣而五月夏至去地面六寸二分八釐者為陰氣則是此

陰氣陽氣皆並在一區小滿即陽氣應時而至夏至即陰氣應時而至吾不知其往來何道其搏換何時陰驟生於何鄉陽驟散於何所將陰入陽中以來抑陽入陰中以去儻二氣參并而其氣愈升不幾於以五月而遽觸六月之管以六月而遽飛七月之灰也耶此其可疑者十夫芒種後即有濕有濕則灰濕不能飛候律者欲蕤賓飛灰意必卜高燥之地為緹室以避濕地形高則得氣差不易豈有此高燥地夏至所得氣去地面九六寸二分而其它卑濕地夏至所得氣亦但去地面六寸

二分耶若高燥地去地面六寸二分而其它卑濕地土疏潤氣易升者其去地面或不過六寸一二分或不過五寸五六分是高燥地所得氣猶為蕤賓而卑濕地所得氣已為林鍾夷則又安在為蕤賓六寸二分耶此其可疑者十一且應鍾已屬十月去冬至無幾矣而應鍾之管長四寸四分六厘其氣去地面猶四寸六分有奇則是陰氣去地四寸即潛消入地陽氣去地六寸即潛消入地終一歲之內陰氣陽氣終不得出地少頃將何以成升降而成造化耶此其可疑者十二即信如其說

氣去地八寸則太簇飛灰去地六寸則林鍾飛灰然氣來則混齊而至者必將騰踊而升矣太簇管動即黃鍾大呂二管恐亦葭飛林鍾管動即黃大太夾姑仲蕤七管恐亦葭飛今日某月則某律葭飛而他皆不應是此氣如若有所知已試之管皆不復入而必於未試之管乃入耶夫候大呂時黃鍾之管必猶在未去也候太簇時黃鍾大呂之管必猶在未去也即使管或已去其穴孔必猶在穴孔在即氣出矣沈括乃以氣隨鍼出相譬謂氣出則管虛若果此以試之孔即氣升而其他孔皆不

復入此必有土築之乃可然則何不姑試令勿築以轉相參驗耶此不過京房幽謬之說而沈括則有宋高達之士乃亦遂信之耶此其可疑者十三也獨見漢志載天子常以日冬至射御前殿權土灰候鍾律遂深信以為固然夫候氣必土室漢殿廷必以之石豈能候氣耶比其可疑者十四假使彼云在他便殿候猶可今乃云在前殿候夫前殿乃天子外朝其禁陛可土階耶此其可疑者十五凡候氣必有室三重戶閉其塗釁必周此殿廷可為土室三重耶此其可疑者十六三輔黃圖

所載漢家宮闕畢在其圖有未央宮在城內有建章宮在城外有甘泉宮在甘泉縣此三宮所統領庭軒無算曷嘗有緹室耶此其可疑者十七且其說謂天子候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夫既候進退於先五日又復候進退於後五日則先後已十日人主一日萬幾漢天子縱賢竊恐不再日即已倦能為此一事待至十日邪此其可疑者十八假使漢制亦如周制以冬至大祀天於南郊以夏至大祭地於北郊則先郊五日天子已齊尚能及候氣耶此其可疑者十九若漢志所云但謂天子御

前殿遣八能於他所候氣而非天子自候猶可今漢志既云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則是謂天子自候無疑寧有此理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且不曰天子御前殿遣八能而必曰合八能之士權土灰候鍾律又豈得為遣官之說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一若不於殿陛而或但令在他所候使八能各以候狀聞而令太史封上則此所候者又豈可據以為信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二隋志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其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輒盡或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帝所難牛

弘人所對是耶非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三十二按斜瘞
地下內卑外高與信都芳輪扇二十有四按月皆應之
說尤屬欺謬信都芳必有他謬巧妖術而好奇者遂轉
相緣飾以成其奸若仰觀雲色輒指天知孟春氣至則
北齊時但當瞻雲又不必候氣漢齊諸廷臣其深信不
疑何耶此其可疑者二十四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
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
此亦定理也今隋志反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
尺度長灰不飛梁毛栖誠用右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

候氣灰乃飛是律短反飛律長反不飛耶此其可疑者
二十五此其說亦易辨彼以是欺惑人主乃當古率不
寤即千古萬世後率亦不寤豈毛爽祖孝孫信都芳等
凡其為說皆此類耶且漢晉以來所制尺有短長至有
相去二寸有奇者今所云九寸八寸其將以何者定寸
夫尺且未定何乃云氣應幾尺幾寸幾分耶此其可疑
者二十六且所謂某節某氣則其律幾寸幾分者必千
載二十四氣皆同此月皆同此日皆同此時皆同此該
乃可以考驗應否吾觀漢晉以來諸家曆所定二十四

氣前後早晚迥不相同世儒謂千載以來惟授時曆法
至精至密為百王不易之法吾以冬至考之宋元嘉曆
得辛巳則後授時冬至二日隋皇祐曆得庚申則後授
時冬至一日唐戊寅曆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唐
太衍曆得己未則後授時冬至八十一刻開元曆得己
亥則先授時冬至四刻宣明曆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
一日宋乾元曆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宋儀天曆
得庚申則後授時冬至一日紀元曆得己未則後授時
冬至一十九刻崇寧曆得辛丑則先授時冬至二刻金

大明曆得己未則後授時冬至一十九刻大定曆得己巳則先授時冬至九
刻夫日月時刻尚猶未定其將以何時之氣為候又何云其氣
則律應幾寸幾分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七即以冬至日晷論之僖
公五年丙寅歲正月辛亥朔旦冬至則景長九十四昭公二十年己卯
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則景長四十五元嘉十五年戊寅歲
十一月十八日甲申冬至則景長八元嘉十六年己卯
歲十月二十九日己丑冬至則景長三十三元嘉十七
年庚辰歲十一月初十日甲午冬至則景長五十七元
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冬至則景長

八十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初三日己巳冬至則
 景長六陳天嘉六年乙酉歲十一月庚寅冬至則景長
 十二光大二年戊子歲十一月己巳冬至則景長八十
 太建六年甲午歲十一月二十日丁丑冬至則景長三
 十二太建十年戊戌歲十一月初五日戊戌冬至則景
 長三十開皇五年己巳歲十一月二十二日己亥冬至
 則景長一開皇六年丙午歲十一月三日庚辰冬至則
 景長二十五開皇七年丁未歲十一月十四日己酉冬
 至則景長五十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二十八日

丙午冬至則景長四十八龍朔二年壬戌歲十一月四
 日己未朔戊午冬至則景長八十三儀鳳元年丙子歲
 十一月壬申冬至則景長二十五永淳元年壬午歲十
 一月癸卯冬至則景長七十二開元十年壬戌歲十一
 月癸酉冬至則景長四十九開元十一年癸亥歲十一
 月戊寅冬至則景長七十四開元十二年甲子歲十一
 月癸未冬至則景長九十八宋景德四年丁未歲十一月戊辰冬至
 則景長十五皇祐二年庚寅歲十一月三十日癸丑冬至則景
 長六十五元豐六年癸亥歲十一月丙午冬至則景長七十三元豐

七年甲子歲十一月辛亥冬至則景長九十七元祐三年戊辰歲十一月壬申冬至則景長九十四元祐七年壬申歲十一月癸巳冬至則景長九十二且元史所載冬至南極出地四十度太彊此不過就大都言之耳若至上都則出地之度又復不同若至四方則出地之度又復不同是地有高下而出地之氣應自然不同今乃定為幾寸幾分何也此其可疑者二十八夫彼節候尺猶不知何者寸為真是彼節候日猶不知何者日為真是而猥云以其節候某氣果幾寸此誠可笑若候氣可定節候則緹室

之法非但可以制樂且將可以授時百代人主每歲時但當令一太常候氣即已足又安所用天文家測景為耶此其可疑者二十九夫候氣所以作曆謂氣差則曆差則又當改曆耳若冬至則曆已頒又何能復改耶此其可疑者三十若為候氣所以為又明年作曆之計則天地之氣俄頃變化又豈能前定耶此其可疑者三十一夫曆則逐年一更而律則一成不變者謂候氣所以為作曆計以防曆差則猶可耳至於律則非歲改而月更者乃每月必候何為者耶此其可疑者三十二以余

揆之冬至為氣初冬至定則其他諸節候自當可定此誠當候當此之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為可候周官保章氏常以至日觀雲物以辨吉凶水旱亦此意也而鄒衍京房輩誤傳其說遂云每歲十有二月每月必按誠屬無當候氣之說自唐貞觀而後以至五代皆不見國史或唐宋諸代久識其虛繆而蔡季通當宋之晚季尚猶因仍其說何哉大氏馬不至龜不呈恐圖書亦未必不作今候氣必緹室取竹必弘農宜陽金門取葭葭必懷州河內特聖人用神道設教蓋人臣欲依託和

風猛氣衰氣之說必每月一按以感動人主欲假借此說以發明吾所定此律已得之天地之準非可以圭撮致疑今天下可知而不可言可疑而不可知耳其意如果若是則此候氣之說即令與天壤並峙何害若果謂有閏禮樂非此即十二律無從措手則漢帝前殿所合八能之士與齊田曹參軍陳山楊太守當自知之非不佞所敢知也

成周善藏兵說 瞿九思

愚每讀尚書至偃武修文讀樂記至放牛歸馬未嘗不

輟然為笑何武王善藏兵用神道說教乃至此自古日
夜習兵者更孰能過成周哉其為制男子始生即桑弧
蓬矢以射天地四方既射然後敢用穀其示之以射何
豫也人生八歲輒入小學教之禮樂射御其教之以射
何蚤也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其學射者何衆也
周之得嗣為諸侯猶今之得嗣諸侯王為公侯伯其所
繫何至重也而其制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
為諸侯如此則孰諸侯有敢不射者周之得與於祭猶
今之得選舉為卿大夫士其所繫何至榮也而其制諸

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澤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如此則孰卿大夫士有敢不射
者其試之射何嚴也愚觀李廣匈奴諸傳至漢時尚不
用火攻他法獨往之用射破虜夫射本厲兵攻圍擗闔
誠無過於射而今者周之法乃所重獨在射且匈奴所
以崛彊敢與漢天子敵其長技不過用射然必兒能騎
羊方引弓射鳥鼠必少長方射狐兔今周制自諸侯至
士庶人無人不射自始生及八歲至垂老無一時不射
自選舉至祭禮無往不用射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

者而柰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也夫周定豐鎬其畿甸地皆平曠可用車戰故周之學射御射御既習則用之射為諸侯亦可用之射于澤宮亦可用之射敵亦可用之御車騎亦用之牽車牛遠服賈亦可用之車戰亦可當時周起西北西北人無不行車教之御固非獨為車戰計然業已善御孰不善車戰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者而柰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也且愚觀周制非獨用射習兵即投壺禮抑孰非習兵者今觀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夫如是即軍容不嚴於是投壺曰毋恤毋教

毋備五毋踰言備立踰言有常爵夫如是即軍令不肅於是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者而柰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也夫射於射宮射於澤宮是天子試之射也而其居常必有常射慮射之矢有鏃不欲其常持弓矢則易之以壺矢恐人苦其難不數習射則娛之以投壺者可以教禮亦可以為戲欲以此舞蹈使自為趨而恐其易流則又節之以投壺之禮今觀魯鼓薛鼓用鼓隱然軍法擊之鼓則他日耳不亂屬之禮則他日目不奪既已善投壺安有不善射古之日夜習兵孰有過周

者而奈之何謂周為偃武修文周日夜習兵而天下乃以為偃武修文此武王之善用神道而天下不知也夫澤宮即今之庠序澤宮教文者也射教武者也其為道本殊科而周之習射反今在澤宮本所以教武而乃易其地佯示之以文人安得不謂此偃武修文也夫泮宮即今之庠序泮宮文事也獻馘武事也其為事本殊塗而周之獻馘反今在泮本耀武而乃易其地佯飾之以文人安得不謂此偃武修文也今夫禮樂大道也非射御所得班而乃舉禮樂以齊于射御號之曰六藝此意在昂射御欲令人熟習之而故不泐抑禮樂若將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射御與禮樂等又何可一日不習也書數小数也又非當班於射御者而乃舉射御僅同於書數號之曰六藝此意在抑射御欲避督教之名而故不泐不班之於書數若將曰吾何嘗以是為莫夫之教吾特以視之若書數之小数而欲人無以窺吾意所重在射御也皆聖王微意也且禮樂文也書數文也文武不相為謀而今射御與禮樂書數同科人安得不謂之文及至射已非文矣而又曰容體比於禮節奏比

在昂射御欲令人熟習之而故不泐抑禮樂若將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射御與禮樂等又何可一日不習也書數小数也又非當班於射御者而乃舉射御僅同於書數號之曰六藝此意在抑射御欲避督教之名而故不泐不班之於書數若將曰吾何嘗以是為莫夫之教吾特以視之若書數之小数而欲人無以窺吾意所重在射御也皆聖王微意也且禮樂文也書數文也文武不相為謀而今射御與禮樂書數同科人安得不謂之文及至射已非文矣而又曰容體比於禮節奏比

明文海 卷一百一
於樂又曰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又曰事之
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如射又曰射可以觀
德行又曰射可以觀盛德夫既已射矣而其言不曰禮
樂則曰德行不曰德行則曰盛德獨一言不及於武彼
天下何知安得不謂之曰偃武修文而何也夫禮之雍
容登降者孰有大於祭之文事也何與於武而乃使射
多者得與於祭射少者不得與於祭禮之獻酬揖讓孰
有大於鄉飲酒鄉飲酒文事也又何與於武而乃鄉大
夫將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教之鄉飲酒之禮必合諸

鄉射此皆欲愚天下謂偃武修文意且周制中春秋治
兵遂以蒐中夏教菱舍遂以苗中秋教振旅遂以獮中
冬教大閱遂以狩業已播鍾撞鼓建節秉麾萬馬龍驤
三軍電擊謂非簡車馬蒐軍實不可矣而王制猶曰天
子諸侯所以田其一為乾豆其二為賓客其三為充君
之庖至車攻吉日侈其事亦從而文其說曰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此即王制二為賓客之說曰徒御不驚大庖
不盈此即王制三為充君之庖之說特不敢言為乾
豆充祭祀而不終一言及於飭武備周之用神道設教

明文海 卷一百七
至於是人安得不謂周為偃武修文也夫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所患不難於至而難於中今周武王散軍却射左射狸首右射駒虞而貫革之射息乃為法令曰吾第主中吾不主貫革夫既已幸而中彼強有力即不命之貫革彼安有不貫革彼材寡力薄者即令之貫革彼安能貫革夫聖易也智難也至易也中難也吾獨慮周之人未必盡中鵠耳假令既已中鵠彼豈憂貫革哉而仲尼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此不獨武王欲以

神道愚天下而仲尼又欲以神道示後世且豈惟武王夫干戈武事也干楯武事也舜既已舞干羽是業已誕敷武德矣而又欲愚天下曰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古聖王所為用神道往々多此類然則今天下欲威服四夷當必如周制藏兵於微躬令足以備緩急而天下又皆不吾知然後為有備無患也

入皆不名其姓
 如夷之
 古之
 大

明文海卷一百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說辛

勤水利叙說上戴賢

勤自句章以東瀕海帶江原野夷衍畊民所病水難蓄
 而善泄如誌記之所稱蓋已久矣然由昔水政之修具
 可考也邑西南連山起四明水之所出匯流注壑百五
 十里而始滄涵湍悍至今之所謂它山堰者入于江迤
 而東且北環郡城以走海潮汐激引下上故勤之地東

西剡不合分而為鄉各七而水之所資亦殊而三日西
鄉之田它山溉之東鄉之田錢湖溉之二水之所不能
及惟南鄉則江之流溉之它山始唐太和間王令元偉
者梁石兩山之間為堰以截鉅流激而注之河交絡村
墟達于城郭疏為漕渠潴為陂湖昔人度其不決于江
者大約旱則什七澇則什三然積歲淤水道填室澗
月不雨輒以旱病此水無所蓄而善泄之故也錢湖則
因諸山之麓隄而續其不合環里八十納流七十二為
堰七湖高于河決而下注凡得三河半故其時勤之東

田弗侵于歲自唐歷宋湖則屢^決瀝乃令陸南金守李夷
真者益加間築荆公魏王嗣而浚之其後又復買田市
葑勤六數矣然宋人已稱湖水僅支一決今于葑之不
治且三百年則湖之加塞可知也乃者甲午夏仲不雨
至于六月湖遂先河而涸它山亦尼于沙港水入益微
東西鄉之田尽病郡縣之大夫日夕蹠龍而零論者謂
令二水之利盡復則餘澗奚直更支半月東西鄉之田
寧有不熟者乎夫君子之憂民則為之慮也遠故其為
利也博今欲勤利博而遠無他修二水之政而已

水利叙說中戴鰲

夫二水之為勤利功簡而事要博取而利微何也江水
中注則二鄉皆並江而田然河高于江可以決泄而江
故溪之委也恒危流寡乃後涵汐漸至故往者於並江
置碇累石肩木而閉縱之滂則分泄于江旱則納江于
河如東之五鄉西之上下水夙堦石碇乘時潮漲啓而
入之則可以資佐二水是故天有愆時而地無遺利今
南鄉地高率于上流鑿瀆引潮注之又稍下為碇以捍
拒涵汐如棟木使入瀆者迂徐曲折而弗能遽蓋古之

君子智足先物故能取利博而利患微如此也歷世既
久湮弛日加民固病之而賢智之士乃或未能察識古
人之意因循苟簡乘數百年今逾月勿雨二水莫可仰
注矣又胡得不亟為之慮也它山堰石世傳非王令者
水輒壞法考之宋時錢億唐意張必強皆嘗增石以遏
羨流矣物無久勿壞者或堅泐精窳相懸民愚率謂神
力弗可加也今宜取石之麗趾者益堰續宋故緒仍窒
其旁罅沙港所以釀導溪流入河廣度尋僅三數沙每
乘漲淺隘易塞宋人于其外置閘曰迴沙亦莫能禦予

讀考工記有曰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激之蓋言導
 水就下則湍駛自能激激留于水宜益治港令廣陵且務
 徙沙毋置近壩今多置港旁又稍于堰之上流為防過
 水以入庶幾什七之利民得而食也若錢湖之所恃惟
 蓄水淤久蓄微其利害可不言而喻然議者輒難之有
 二一曰財力弗豫二曰畚運深阻夫宋人之役至出常
 平錢米萬計役七鄉之民與水運之番上者勞費誠鉅
 其後則以田佐湖市葑今湖久不治侵水者非獨葑也
 故非浚之不可嘗見曾南豐廣德湖記稱其時張令名

熙寧初度七鄉之田計力賦財擇民之為人信服有智
 為勤令

計者使督役不以屬吏而民皆勸趨夫萬金錢湖一之

視廣德東西湖爾廣德在勤西今之民豈異于宋故欲

浚之非是道不可浚之而淤土之在湖中者分隅別積

為阜與旁之在山者浚水舟之畢盡乃已或欲如宋議

為堤于湖蘇文忠故嘗行之所謂西湖六堤者是也已

乃行視諸碶繕弊具舊為其扁木醜世有禁決納惟時

如是而勤東西二水之利可以尽復然而莫為者非地

利殊而財智不逮於古也責任弗專而苟簡之政多徂

于小費而可以慮始者希也

水利叙說下戴賢

夫天下之事智者創之仁者守之故君子因民之利而不違也鄞西故有廣德湖廢而為田錢湖故有田佐浚棄而業民使昔人之休澤斬焉弗洎于今然皆弗可復已可復而利民者惟風棚一碶風棚在北渡西南來宋虞大寧積石為之以却暴流而納淡潮者舒學士亶嘗記其事今碶旁有廟疑即祀虞者俗訛棚為伯誌誤從木秀考之韻註壅江以曉說曰棚如五鄉碶田名迴江先民

命物之意可見也自行春已今三十里而近為積瀆又

數里而為烏金即今上下行春居江下流滷汐之所易

及烏金積瀆則處上游非潮盛漲不可及也惟風碶截

然中居去行春十五里當三江之合江水一出它山二水而滷

汐之自行春逆上者又踰旬日乃至河少涸則壅江入

潮視他碶為要要潦亦數十里之間易于分泄然則為諸

鄉之利焯一可見而湮廢歲久莫有過而問焉嘗見石

埭尚類階故瀆中誠欲繕復度水沾洎者計田而賦趨

者必象孔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言不違乎其利

也抑勤之所恃者二水二水之所恃者諸碑吳潛為碑
 閘為水利命脉此犹善計財者必裁濫蠹也此有司歲
 後民守碑所局木率責之守者往々雜藁土塗塞引日
 至或窃啓盜决近碑者魚鱗過且並江之隈踈劣易潰
 醜泄之不制甚矣交而通之以尽利此其時乎夫先王
 之政匠人溝洫列于六官達于天下後世則猶有令牧
 之良因水任川以勤斯民如王陸諸公者流澤滲漉吾
 勤未艾今之君子懷負絕識而深究痛隱修二水之政
 以永勤人之賜者當有在也葛菟之說不知所裁惟明

者察焉

文說 徐時進

或謂余文且必傳乎余咲謂客慎言哉曾不顧聞者之
 粟膚累々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文遞以降若世數然
 執中開統道脉於斯文脉亦於斯當日之良史代不寥
 寥也秦費何以不訓誥訓誥何以不典謨沿而秦漢犹
 為近古而去渾噩之風邈矣何摹秦漢者之又寥々也
 唐人卑六朝而上二京自謂另闢一境界矣際其所為
 大家自昌黎河東外指不多屈至宋而歐蘇著合之臨

川南豐諸君子而八大家著上下七八百年間而其能自不湮斯止此他或不無一言之幾乎道而以托於世若存而若亡謂且得必傳其可耶妄作名字自相刻畫要不可以欺天下其何可欺後世之天下一操觚而輒得傳：且比肩貯此繁蕪有碍日角不假祖龍之疾焰驅除此不為愉快而子謂我頌之乎凡我所為皆取充不謂作也從明興而沿自宋元金華青田青黃草昧近質而不俚悅六玄醴之適其初何所未蘊釀哉北地而後王李狎盟一洗前習而更之吸華咀精錘鑪百氏入

亦謂一代龍門尽於此矣近世馮元成氏持論同異謂歷下欲高之而其失也軌而不必調孝東欲大之而其失也靡而遺其質未必以元成此評為二君子損謂二君子不受此評又不可也俗士貴耳而賤目如其信嚮微文見訾駮而咋舌若触天神龕父師罪且下阿鼻獄何其陋也聖則必稱堯舜無加矣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世不以此言罪宰我亦不以其言為堯舜貶孟子已聖夷惠又云夷隘惠不恭品有独諸師貴持虛亦就伊人之勝場論之而已矣今之為文者不許人輕訾一語

烏得盡後世人口而持之使必曰佳不曰不佳評文者亦不敢輕加人一語恐以相齟齬故類文士之輕浮又烏得俟後世人而一一與諧之使無二議吾甚惑此矣客乃爽然請曰文之不必病人譏彈如此文之傳不傳自有在又不得輕許人必傳如此今之文皆不必傳耶余曰其不傳者自不傳置之可也其傳者自傳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雖濃腴汪浩何必不似河漢排騰皆元氣所奔瀉哉元成氏又云唐推韓柳其為志狀尤精核詳者不過二百言時已譏其諛墓今睹今人志狀豈不鼓

髯吻角侵耳哉是不獨以文論又以文之品論此言不可廢也俗有升降事以世移元成氏且奈之何元成氏亦自謂不無貢諛矣客或言世局危下九閻穆咎如今日而令我老夫子在事將奚術而格非心合群策或計必有妙用矣余曰否：老夫子之於今日惟有一卷懷而已矣如今日而為人設詞不少溢譽豈不悖哉吾自秉直惟有一不搨管已耳嗜譚至此而傳不傳又非所計矣以文傳不若以人傳吾所獨喻有在哉有在哉

似說 王同軌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當其標且噬而不察焉其不為善類及甚矣聽言者惟似而已彼諛夫方乘時事挾人怒迎衆怨而造其事為真不即猶可以為似始固欲中以似而謂足也天下之罔其毒於似矣何也時為之也在時事無有肯為言者甚怨者不旁恤大怒者不小顧也遠以近為基也萬以一為階也夔之一足晉有三豕丁氏穿井而得人魯參之殺人由是矣故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有可樂之理也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有可好之理也墟墓之間未施

哀于民而民哀有可哀之理也是三者皆非有天下之真知而特其時未可逆也故曰時為之也此聽言者之不察也白之與黑朱之與紫梨然用也白安得而不黑也朱安得而不紫也即離婁其能以無難也狗似獲似母猴母猴似人々之與狗異類甚遠有似為人固狗矣雖然似也狗自狗何常似獲々自獲何常似母猴而况人乎雖然似也猶鷓鴣之可為鷓鴣也驢之可為馬也亦似也今以烏而名鷓鴣可乎天下烏之鷓鴣即欲自異於烏不可得矣以鹿而名馬可乎天下鹿之馬即欲自別于

鹿不可得矣跡是而覘天下之固寧獨其似哉文條候
 之不反地下與晁錯之不足以謝七國反也天下知之
 而豈能脫二人之固語有之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其
 以是乎龍先生之以斃仕期遭禍也天下群然訾之予
 小子賤士非所敢聞然心知先生抗慨節士忠君信友
 似彼似此評福不宜以不貲之身自塗點若此友

讀東吳友人命策所撰訓妄篇而始把拳歎憤知某人
 兼時以似中先生於怨怨者諸公天下宜若知之而莫
 肯為言因著似說以廣策所未及嗟乎彼諛夫亦酷矣

里有神叢焉悍少年過之請之曰與爾博：勝借我神
 三日因左手為神博右手自博果勝之叢借其神三日
 遂不返五日而叢楛七日而叢杰也國之威神叢也諛夫
 始借以釋憤先生耳今久而不返天下之大耳目之衆
 事久論定當有國是神之不返不足惜寧有不為國威
 惜者乎

詩說孫慎行

余讀詩于古今抗慨湮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
 四方感：靡結遲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

鹿不可得矣跡是而覘天下之罔寧獨其似哉文條候之不反地下與晁錯之不足以謝七國反也天下知之而豈能脫二人之罔語有之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其以是乎龍先生之以斃仕期遭禍也天下群然訾之予小子賤士非所敢聞然心知先生抗慨節士忠君信友平生視利害如毛髮不宜以不貲之身自塗黜若此及讀東吳友人俞策所撰訓妄篇而始扼腕歎憤知某人乘時以似中先生於怨怒者諸公天下宜若知之而莫肯為言因著似說以廣策所未及嗟乎彼諛夫亦酷矣

里有神叢焉悍少年過之請之曰與爾博、勝借我神三日因左手為神博右手自博果勝之叢借其神三日遂不返五日而叢楛七日而叢杰也國之威神叢也諛夫始借以釋憤先生耳今久而不返天下之大耳目之衆事久論定當有國是神之不返不足惜寧有不為國威惜者乎

詩說

孫慎行

余讀詩于古今抗慨湮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感、靡、遲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豔妻煽處諸番隩
蹶踣之倫無不具指于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
以究王訖即于己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顧皆特有取
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誅
下無婞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謹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
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欲立法監諄者而道
路且相目莫敢言即忝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意熄矣
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蓋言直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為詩直道之止也聖獨
為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凜于無窮者豈非詩
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柔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
多難予又集于蓼君自憂者不更迫耶稱詩者顧云温
柔敦厚何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諷不乱者也
憂其危不忍諱其詞而冀一遷改焉是所以為敦厚若
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悞乎若以保姦忍惡為敦厚
澆也濟甚繼詩而作者無如騷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

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萑蕭蘭艾見意斯已婉矣終為群小所搆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評原曰露才揚已憤懣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懣則曩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廢而直道不信于暗君固訊而直道不信于後之人且不信於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騁于浮藻其盛者鳴獨得瀟然閒遠不閔世也杜甫元白所作諸詩誌天宝后禍敗之因皆道之事後非規之前然千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

思欷噓而不忍釋者何也此亦真之未亡于人心也乃今學士家顧羞莊言喜危語唯靡之之耽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遜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之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爾哉

梅雨說祝以

兩間清醇之氣在天為靈澍在地為甘泉靈澍者梅雨也昔人詩云梅子黃時雨如霧又云黃梅時節家：雨故曰梅雨每季當芒種夏至之間其雨應期而至其至也濕雲四幕雷電無散大者珠翻細若霧織連綿或經

旬日其色味清清甘香與他雨水迥別此在三吳數十郡邑雨之候皆同蓋此地之所絕無而荆楚豫章閩粵或有或無即候之先後不齊人亦不知貴也甘泉惟深炭幽谷中有之隱々自砂紋石罅中出有上涌有下滴有旁沁者其出也無形無聲汪不盈酌不竭是皆天地最初純一之脉毓孕之厚而精華輸吐如嬰兒如處女抱真守冲未漓未枯若一經風日之炙撼江河之雜揉即真元耗而純質漓矣梅雨之外有臘雪與四時之雨亦天地最初之脉然雪性太寒味太淡四時之雨或挾

暴風雷電飲之皆能損人偶一收之待匱可耳若甘泉之外無論井水為茗之蠹即江湖之水色昏而質濁投之佳茗香味尽失斷無可用之理何也純質既漓不復可言水也甘泉在豫章頗多不独康王谷水即嶺南山川絕竒泉亦有絕佳者陸鴻漸身未徧歷寰區盡嘗水味止據目前所見品第甲乙如所稱揚子中冷水為第一今山僧於寺旁之井大書天下第一泉試之其味澁濁與凡井同若云郭璞墓側水之有旋渦處是即江水何以稱泉天下事狗名而不采實大約類此甲子夏五

月因命家僅收貯梅水漫書

命說祝以幽

世人動必稱命雖父兄之於子弟不問其繕修何亦若
援命而代為解真大惑已彼所謂命即墮地八支干也
其說於古無之古所有者卜與相而已然亦第奉一事
預占机咎非若今之說命家謂人生榮瘁定於八支干
可一推測而竟也人生榮瘁定於父母未生前含冲孕
和而五官百竅神灵精爽日抱月盈天地之陶鑄萬品
全在於此不探其原而求之八支干豈造物于人之生

身立命處漠無真宰必待墮地而听八支干之陶鑄哉
官竅既具人之智愚淑慧已定八支干豈復能變易其
已定之稟受而另作陶鑄哉先詰特重胎教正以人之
智愚淑惠皆繫于未生前故借以補造化之玄功若必
待八支干而定則胎教之說妄矣且譚命家至唐始有
其人亦不甚著卜則司馬季主戾君平相則唐韋袁天
罡皆灼然耳目者司馬季主究明天地之始終日月星
辰之紀為宋忠賈誼所歎服然亦僅以下名漢武帝中
占家而問娶婦之日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

象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庶家曰小凶天人象曰小吉
辨訟不決夫諸家所習要不過支干生尅之說也即娶
婦一事迄無定據何以定人生畢世之榮瘁哉諸家之
術後世罕傳今似竊五行為命術竊堪輿為葬術要之
皆上也生人之支干與先天之氣合亦有之故假支干
以推卜先天之淑慝是因支干以卜命不可謂支干即
命也卜自君平後无竒中者况因後天以卜先天非神
圣其孰能與于斯而可貴之瞽丐庸豎哉余生平所遇
方伎甚多于談命第得百一其一亦偶中耳相則時得

什一二焉豈非以人之官職定于未生前者猶為可據
耶盖宇宙間清濁二氣絪縕流行清淑之氣鍾于人為
靈慧三代而下至賢不作清淑間氣行誼典文章分受
之得氣之清而醇者行誼文章富貴壽考咸備古惟伊
周畢召近代庶幾者匡衡胡廣謝安張九齡歐陽修之
屬若清而未醇所得亦不無遞減而或有清值其偏如
莊周列禦寇黔婁孟浩然之屬文或如韓非李斯楊雄
曹操父子之屬無論所成就而其才識均足凌轢千古
以其均盜宇宙之清氣也若濁氣所干為愚為賤而已

今世士人方其操筆孝為文良駕立見迨挾策應試讀其文而衡其得失殿最尺寸不爽愈于支千家推測百倍何也文属于人而竅于天故文之佳者必曰天才曰天巧曰天机曰天趣雖文之極早者亦有天馬星於當場射覆其中的入殼尤純以天用即聞見之所增入至此亦尽成糟粕独此一掬無師之智炯々從先天帶來者隨敗隨足隨觸隨解化腐為新窮幽極眇無非是物故曰純以天用以我之天懸合于主司之天若鼓應桴若鍼投芥何造物之能主張造物固在我也

命也世人憤々謂遇合由命不必論文將宇宙魁人杰士鏘神剝心所冥探之玄珠而聖君察相按圖馳鱣所謹奉為著蔡者一支于而顛倒之斯不亦辱當代之文章而令英雄短氣乎必若世人之說將支干值吉士之文章遂能為拙為巧主司之目亦且易明為昏夫它不暇論即小之如曲藝如奕碁方其運斤睹鑿即其人竭智畢慮幾能令血指者斲輪少算者因手乎夫人之心力智量其淺深工拙毫不可強况文章何物可容假借若謂主司閱文妍媸眩瞽既可使士人之愚忽智又可

使主司之智忽愚則士人復能造主司之命矣况棘闈校士自經房以至主考閱文者非一人更數目而後定必皆令其認朱成碧且將合數主司之命而造之大謬不然矣且梁觀寓南若南都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寧紹豫章之南吉閩之漳泉鄉會入彀之士豈徃一邑而當一郡一郡而當數郡豈官祿支干盡產東南諸郡哉正以東南諸郡家絃戶誦父兄師友之所漸磨雖中材亦易成就北地漸磨之力少惟豪傑無待而興中材即不免於成否半矣此見稟受均于先天陶鍊由于人力譬

之於鏡必原具本來晶光又必磨之而晶光始露若云人生榮瘁舉聽命于所值之支干則不問人事之得失而鏡可以不磨而照又不問稟受之智愚而磨磚亦得成鏡斯惑之甚已

紙說贈戚竹坡先生

王文祿

竹坡先生蘊潔素之心研精純之學昭汗青之志運卷舒之才拔萃春曹試毗花色士觀貞白之操而達本章成民向直方之風而柔隨愠寫甲辰冬孟藩臬旌賢檄以督剡藤之行蓋將諗于銓司復乃初誓乞為有英丕

化之耽欲長共墨卿之游而大振藻翰之雅去予東海
漸近翔燕文祿情寄聯箋羨乎凡櫛絜維無術信處具
怀爰說紙以贈云說曰浙之常山殆古剡溪之奧也紙
材所產而紙工攸都焉于是剡之以楮膚持之以石春
漬之以流泉灑之以聖粉撒之以筠簾炙之以元鑪層
層玉映葉、霜敷秋雲淨展水練平鋪是故造之者巧
力之殫也由是監別而掄擇之進獻而採受之分頒而
錄用之幸不幸存堯_馬尔或宣之詔今乎綸綵之出也或
天之睿頌乎奎壁之煥也或陳之謀諫乎乾坤之旋也

此上焉者或摹之藝籍乎葉華之發也或布之狀移乎
幽隱之達也或識之記注乎久遠之明也此中焉者或
囊之緘封乎包含之徧也或障之窓牖乎風塵之衡也
或毀之拂拭乎土苴之從也此下焉者末紙一也造之
一也而不同焉何也抑豈紙之罪乎曰非也莹然其色
也有不可汙也截然其矩也有不可回也飄然其質也
有不可累也不汙足以日新不回足以立程不累足以
時行日新者崇德立程者作師時行者慮天竹坡先生
之謂乎竹坡選紙知紙也貢紙猶紙也奚特竹坡也凡

為者六紙也故曰幸不幸存焉爾然紙一也揮毫頴維
吉逢折裂多凶固弗堪吉宜先辨若呈諛詞則迎侈
攻綺語則長浮匿誘書則增誕尤紙之大不幸也行坡
先生其免夫蓋已幾上焉者之具而得中焉者之遭下
焉者非所蹈也矧夙探義畫之源屢絕韋編之篤窮經
史以茹美垂竹帛以揚休慕濂洛之學而私淑艾者是
別也請無如其薄願克敷其厚望鴻札之遐寄占鯉簡
之頻通云

明文海卷一百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說壬

周幽厲王謚說 黃鳳翔

周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宣王靖平王宜白也厲王
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至于失國出奔幽王
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卒燼于申候犬戎之難其得
惡謚宜矣顧不云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彥明
為之說曰謚法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為謚

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如画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迂也周公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篡弒終者則惡謚加焉魯桓弒息姑謚之曰隱楚平弒虔謚之曰靈字文化及弒楊廣謚之曰煬彼惟其仇之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而蒙惡謚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在禮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

也比其義甚明漢儒強傳謚之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之南郊稱天以誅明不得欺天也比二之說所自來也夫挾宵寘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豈臣子所忍為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厲王暴虐國人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匿太子靖召公出其子代焉僅乃得脫即宣王嗣立廩：若馭朽履冰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情之疑二乎是召周二公為宗社計至深非宣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祚如綫秦晉鄭衛率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之首難置

若罔聞宜曰東遷猶於母家寄命奈其父謚何哉蓋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征而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山德於是乎黔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日致凌夷當二王嗣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于公議亦且抱於時變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己意為之入廟趨蹌焜蒿陟降目睹祝史陳詞駮奔在列而醜惡之謚宣揚于其間譬則噀爾而與之食在天之靈豈其歆享與念及此必有跼蹐不寧者吾故謂二嗣王之不獲已而

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騶孟氏之說非與孟氏之意蓋謂社稷無常奉善惡有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既罹禍敗于其身復遺惡名于後世即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遭奪閭閻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肆于民上耳若尹氏胡氏所云蓋其指矣夫善也惡也天道也親也尊也亦天道也奈何其以彼廢此漢唐而下其君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不為貶謚或取節或溢美其群臣議之嗣君主之後世亦不以為譏夫謚美非也取節焉如漢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晉惠

宋徽姑以昭示臣民傳播胡狄可也倘至情國體有不
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繇孟氏之說可以垂暴之戒
繇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尹胡二氏之迂論可
置而弗存矣

古硯說 許八解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
之用不知其為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
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捐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
暇辨其為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

當時人亦僅以當一視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于
今而為古耶蓋至于今而後知其為五代與宋也不知
其在五代與宋與宋時所寶為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
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視周秦
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
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于權貴要津之門囊裳濡足
被僂辱而不知羞于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
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
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

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為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哢哢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于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為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

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為好者

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為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諸曹佞臺諫說 顧大章

天下無不佞臺諫也而六曹之奏議為甚吾欲正言之而不可也聊借昔言為喻以資談者之喙焉者人之言其出於愚癩而可笑者莫晉惠帝若也惠帝見道傍餓

殍曰何不食肉糜聞蝦蟆鳴問曰為官乎為私乎左右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此兩言者即今世愚癩之人猶將隨人而笑之愚以為斯言也特不出於臺諫耳使其出於臺諫則六曹亦將覆請而行矣試擬肉糜之覆疏必曰米穀雖歛肉食頗豐愚民不食自取僵餓某官之議深裨荒政所當亟為宣布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蝦蟆之覆疏必曰官私地產分界截然官地蝦蟆宜令着籍其在私地亦須科取某官之議裕國惠民所當著為令甲者也曹之屬

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得旨而報可矣設又有一臺諫具疏而駁之則又調停其說以覆曰前某所說具為若心及見某疏更為精覈今說畜多處並依前例如偶缺之合勅有司別作區處官地蝦蟆委難悉記姑着籍第禁居民毋得竊捕他如原說所當永為遵守者也曹之屬呈之曹之長署之無何又得旨而報可矣如是則曹之屬為能其長為賢而宰相為無罪不然皆咎之徒也客聞而咤曰是何異趙高之欺二世乎曰何可比也高之為鹿馬也二世左右猶有言鹿者高能中言鹿者以

罪而不能得其始之一詞於馬也今臺諫之所謂馬則
舉朝之臣無敢有知其鹿者矣歸以告其家夢以嚙其
口必皆曰是誠馬也向既誤以為鹿嗚呼臺諫之氣其
服人如此豈不更烈於趙高哉

尋腫使者說 顧大韶

烏有先生好奕每晨起對客手談必夜分乃寢終歲未
嘗厭然恒苦黑子易罄輒市以益之不旬日輒復罄似
有物盜之者還視白子則宛然無恙也先生怪之比夜
篝火帳中以俟良以聞棋局上索索有聲亟取火照之

則見數小鬼方共攫取黑子先生叱曰是汝耶盜吾棋
者鬼謝曰先生勿怖我：冥君所遣尋腫使者也先生
乃改容而問曰何謂尋腫使者使者對曰先生不覩天
人之目乎眉綴其端膜衛其表非骨非肉黑白了了此
目之形也若夫物態橫前膠：擾：暗者自盲明者自
瞭此目之神也其能察蒼素辨異同規大小準罕崇分
媿隱別若工俯瞰淵泉仰燭蒼穹者萬人之中唯三四
公耳凡夫昏：默：若蔽若蒙倒上為下迂西為東有
其具而無其用有其數而無其功則皆是物之為也先

生笑曰誕哉使者之言失天有兩曜人有隻眸外與物接中與心謀聖愚所共誰劣誰優思則作哲匪目之郵且夫大治鼓鑄其何弗穀舉世光明云何弗淑乃俾群愚豐其節屋使者之言令我心覆使者曰先生見其一未見其二謂造化之至仁而不知鬼神之以人為戲也昔者鴻濛好事幻成天地萬物假形男女分位賤者為隸貴者為帝蠢者為痴灵者為智殊途各歸百慮億致或甲喜而乙恚或此妖而彼瑞施厲交譏筵楹互讓口若沸羹訟若委積自妍而謂人媿自醒而謂人醉此皆

是物之累也故紛如其多偽独有離朱與重瞳但掩口而睨視蓋唯明暗之參雜適以昭宇內之大備也向如先生之言責大治之鼓鑄耀舉于光明則天六合之內可使鑑斯照而砥斯平三王奚勤于誓誥五霸何爭于血盟老聃豈好譚乎道德而仲尼胡為遑遑于列國之垌且使蘇張無所掉其舌左史無所措其筆蚩尤之兵不試荆聶之頭不剗羿莽不彙于廟堂而顧閔不田蓬華王媪不妻于毡宮而嫫母不登于牀寡人乎今古之間長曠然其若一又鳥在天地之變化而人事之多術

也哉使者之詞未竟烏有先生下床再拜稽首曰微使
者吾無所聞至言吾嘗笑世人之拙目而不悉造物之
巧心也無何天將曙使者尽傾其黑子以去顧謂先生
曰慎無泄吾言世吾言亦將以是物更先生之目先生
謝不敢故甚秘其事間以語子墨客鄉客卿退而志之
知說鄭以偉

歐陽作怪竹說以為天下之物若有知若無知皆不可
以窮詰其言甚辨然于人身亦有然者豈特物哉作知
說人之心活而能應名之曰知凡身皆有靈如手足耳

目之類有能必知是也而爪甲眉髮則不然爪甲眉髮
皆活然剗爪剪甲眉脫髮落如鋸木割絲而人曾不之
覺是豈有知哉附我之一体犹然有不覺之物矧夫金
石草木之類耶然則天地之金石草木猶人之有爪甲
眉髮耳爪甲眉髮犹曰頑冥液與血出于膚則與承同
斷蠚之一足蠚已羹而足犹動者知而美者不知也
是一体之中有半知半不知之物矣誰頑而誰靈哉人
之至靈者心而嬰見之事壯必恍恍少壯之老或遺忘
又或少壯之事記憶而得心一人之心耳或知烏或否

明文海 卷一百九
鳥又或憶而得鳥而憶而不得者又或有鳥何也夢騎
而入鼠穴者必以為真夫人之不能入鼠穴畫必知之
審矣而夢或忘之豈夢為氣所蔽乎畫之所為不蔽何
少壯之不相憶耶方其不憶之時此心與爪甲眉髮何
異爪甲之生眉髮之長我又不可謂之無知也然則聖
人智于眾人象人智于禽獸禽獸智于蟲豸蟲豸智于
蛤蚌蛤蚌智于草木而龜壳鷄骨可以卜蟻蟻之飛螳則
知晴春則知雨暉目知晏陰諧知陰人未必能筮草之
類聖人借以決疑則是禽獸虫豸草木復智于人矣故

天下無物而無知而無一物無不知聖人之身亦有爪
甲眉髮不靈之骸而物之之体亦有聖人之知之與不
知孰典定其倪請以質之混沌氏混沌氏嘿然不答

蘭說何喬遠

予家菰蘭五六年矣鄰之菰蘭者如其年長丈餘繁茁
蔽藹望之不見其本予家之蘭葉節萋蕭特本存耳造
諸鄰之父請焉鄰曰子之菰蘭之年多碩不需涓滴之
潤蘭恨不能走桔槔丈人請潤矣歸命僮灌之期月猶
故蘭也責諸鄰曰子之教予蘭也則有遺蘭者乎予歸

抱甕而犹故蘭也鄰曰不然是其性出約畏炎迸霜子
歸抱甕而寔置諸廣庭而炎霜之所憔悴無以庇之蘭
又恨不能走樾下請庇矣歸命僮架烏蒙以榴葦編之
樹椒旬日牙蘄如也家大人命撒架物固有咻于風
霜而暄於日者夫蘭異性乎哉鄰之父進曰濯清者不
可以炙烜履皜者不可以蹕淖深山大澤偃松嵬栢蓬
蒿所紛侮猿狖所攫拏雪霜風日更燠迭咻且時匠石
過之而侵尋及其奈天日月蔽虧三光隱耀夫芝一簇
九蕈幽林邃澗不見風日猿狖踐之繁草醫之則萎必

死覲者尚不敢瓜其膚况侵尋哉夫子且何處焉物有
殊性人亦宜然有鏗鉤鞞鈴震耀焜熠有鞠躬逡巡而
不動輔車有備嘗周旋才氣縱橫攘臂以議有圭壁東
脩處女其身有挫撓危危佚老于大受有廣憂憂膏梁坐不
垂堂而摠於成器有首信眉不避艱難而關當世之務
有堪煖菽澤深藏不市一少以為天下夫子惡乎齊且
也修之不姤則其流污養之不密則其施踈今吾之蘭
長丈餘繫茁菽藹望之不見其本也惟是潤之以漑既
庇之於樾下君子以文章潤其身而托之道德庇焉

往不適矣予不材也不能鏗錫震耀以老子受而冒於
唯也而恂：以居吾托之蘭家大人松柏也何敢比家
大人作蘭說

筍江社申寧儉說 蔣德璟

璟向有戒侈諸約同年林讓菴先生作寧儉說行之一
時奉為指南予惧久而渝也再撮五要以申同志
一省東費前輩相訪率用單帖即京師諸公惟初次用
全後即用單有吉慶則用單紅體既簡雅意亦親厚今
泛用全帖是踈之也槩不宜受

一省宴費古人以四簋為敬至天子則用八簋為最腆
今羅列水陸幾至數倍非禮也司馬溫公與文潞公作
真率會酒止數行食止五味惟菜不禁每召客共用一
東不待促蘇文忠三養說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
省費以養財大是今時藥石至如蛙蟾蠃鱉石鱗諸物
皆他處所賤吾鄉顧貴之而膳夫又以偽者斃者充庖
尤可哂也宜斥不用諸宴坐會合止五簋即大鄉
止用八簋勿效何曾輩所為
一省餽費古人相別贈芍藥相招贈當歸相慰贈萱草

相蠲贈合歡物輕情厚即東坡集如酒筍花魚茶墨之類
相餉皆有詩李文正當國值生辰趙司成用二怕魯學
士止用一半枯魚為壽亦留酌賦詩劉忠宣父為御史
餉楊文定止一茗一蜜王端毅餉內閣止一羊毛口袋
曰可盛米皆千古美談近日幣盒套俗物既難繼意亦
非真宜尽洗之間有贈問止用一二小物務極輕省以
成君子道義之交

一省僕費古人不知其主視其僕凡僕謙僕其主必君
子其家必具僕侈肆其主必非君子其家必替歷數古

今鉛銖不爽且衣裾無等體既凌夷糜費無從勢况欺
騙累主累身皆非福也何如概從勤約以成主之名且
可自為身家之計乎願相戒勿復爾間有不悛往為去
之仍罰其主一省邪費凡釋道二教皆勸人為善佛經
曰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道經曰
求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
天仙當立千二百善此真佛老之教也若崇飾土木廣
誘士女則佛老之罪人也按律婦女入寺觀神廟燒香
者笞四十住持不禁止亦笞四十若有刁姦因誑騙財

物者充軍粉粧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師
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妄稱白蓮芋會為首者絞為從
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愚民不知多悞犯之吾党宜預
相曉戒不獨為衆省財亦以造福

巫說文德翼

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在昔之傳言也小巫之黠者曰
以人之神氣為主神氣英貴所遇必明神氣衰頹所
遇必賤鬼如府君不伍尉卒輿臺不晉卿尹也安見大
小在巫乎大巫讓之曰荆南雞骨欲向壽亭侯前弄刀

也今日衆中吾元辱子矣巫之靈夢之曰子無然木偶
笑土偶拙也大蛇負小蛇巧也寧巧世拙子得食彼得
餒餘大巫悟遂佯尊小巫為師上坐約拜相引而遊海
之南、之人禮之其神拒弗納曰摘瓜尚以齒既奸其
序矣何以治人執旄而逐其靈于島上二巫術不驗行
乞以歸道逢一故鬼故鬼憐而教之曰子莫如徒業為
医巫未必能生人而医尚可殺人未必能生人、之感
德者薄尚可殺人、之畏威者必衆矣二巫謝之曰殺
人多子輩亦譴及之乎鬼笑曰如子之笑吾安得而營

食諸噫此言雖妄我得之古道老人云

委江說張米

五年前余輯太倉州志見劉家港口伏沙隱起憂委江
~~漸淤~~漸淤曰淤則害不專委翼大聲呼有應者既矣
未春州志行人固弗應即余亦謂東流猶作漾害當歲
計乃越旬月寒裳涉隨告塞矣于是復陳芻蕘或鄉大
夫鄉老上下有所取採其說曰水利有係天下者有係
一方者有係一郡一邑一鄉一隅者人之稱委江其明
事理者必曰是太湖尾閘東南七郡係焉則所見一方余

謂國家歲漕百十萬蘇當三之一合七郡當半則東南
係天下正如會通河在北方以資漕設少司空行濟上
委江塞大雨十日不止東南氓庶其魚于何有漕少司
空行濟上何事故余大聲呼曰委江者天下之水也請
先行水道太湖在蕪常宣湖間東通淞江南通雪溪西
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通韭溪凡五道故曰五湖：水自
東南分流出白蠅入急水澱山縣小漕大漑以入海者
曰東江自龐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由青浦達滬
濱東瀉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委門而

東歷崑山入州境環城南東北直下今俗訛劉家河者
曰委江故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曩二江塞獨委江
任全湖東注今並塞則必歲：雨暘時若始得立廬舍
安耕種不然中災告愆旱赤地滂即懸釜炊矣此為水
道因請言水性凡地西北高東北下故水必東流其自
西北來者湖溪渚清合流入海其味淡其体清其用肥
五穀澤草菜其力始緩而未銳若大海潮汐一日二汎
潮生自東其味鹹其体挾渾沙其用敗稼傷諸萌其力
來銳而去緩諺云海水一朝留泥一箭如上流湖水急

下則滌蕩渾沙排黓鹹鹵故海中有交界嘴為湖海水
分流處界以北水鹹不可口今年夏吾吳憂旱崇明受
雨獨豐田中木喬好及秋且秀一朝鹹水滄入敗無餘
崇明人怪為天變不知委江塞湖水不敵故鹹潮踰制
崇明將無稔歲此為水性今合水道水性言水害旱則
太倉嘉定昆山受鹹水敗禾則崇明全受太倉嘉定緣
海間受霖雨泛濫則東南七郡同受此為水害然則奈
何將議浚則計所淤處自劉河口至張涇閘約八十里
里當一百八十丈積里丈當一萬四千四百有奇以開

方法度深濶文當費三十金積文金當四十三萬有奇
此曷辦或謂嘉靖初尚書李公浚白茅塘用大興法辟
召官屬屈縣官帑東南郡邑畢應萬歷初巡撫海公浚
吳淞江亦通役郡邑無難者得臺司請命故事可故不
知軍國孔亟縣官帑又不得索我枯魚肆非笑或有謂
暫開東壩邀銀者以西水卅入蕪湖則乘西北上源勢
溢湖東下以蕩流沙或有謂崑山千墩東暫築一壩抑
水入松路使急往婁江以蕩苗沙不知東壩祖宗朝有
禁其言絕不經千墩東築壩則遏松上游能保松亡阻

盡非笑匠家急治標今為治標說者其一日天妃之東
築二堰：距里許東距渾潮使沙不得入西蓄湖
水使游波停貯必俟湖水平潮始啓閉通舟楫苟湖水
低尺寸勿啓湖水即平潮未平勿啓吐納有時則不獲
海利且避海害不獲海利且就湖利桃花水盛上流必
羨溢乃使淘河數百人舟二三十艘用鉄帚鈇及水
鵞諸器因勢疾掃分八十里為四程先自下流始將海
口伏沙及二十里積沙一道使流再使出三使深然後
漸進而西淘夫則取劉河太倉陸營兵寔可得千三百

人按時給餼立夫長授班期兩營兵得餼視今空腹差
恭必躍赴即不別設費其一曰城東南補缺口者由決
受名也江故道東瀉嘉靖間半注口水決而南復折而
北回遠可三十里決處東西距不及二里凡水不曲患
易盡甚曲又患難洩今如穿故道開東西所距二里則
挽三十里回遠作二里瀉其奔翔而東必激射如二說
並行雖非經通然固救敗術且權費不過三四千金即
不檄隣封不屈縣官帑或畝計或當事營措可隨辦如
築道旁舍日月再延爰乎將無安坐豈必流賊能殺人

哉事有猥屑而漸積巨害者小民捕魚蟹絕流編籬俗
呼曰斫海潮來勢銳衝斫入及落勢弱為斫梗水去沙
留且水遇斫則去勢益弱即無斫處皆畝沙數年來余
大呼不應今害見矣茲且百不問亟除魚蟹斫不遇當
塗片紙檄猶存一線可餘水若勢家昧生死復為漁人
援則許佃農戶徑跋無罪殆治標尤要哉

